夜深忽梦少年事

陈海隐约有些明白，自己是在做着梦的。

灰蒙蒙的雾遮着他的眼，他瞧不见周围说话的人，而萦绕耳畔的话语却是极清晰的。他的灵魂仿佛从床上无知觉的肉体里飘离出去，晃晃悠悠朝天花板上靠，后背抵上了泛黄的白色蚊帐，他困惑地转头，周遭却变成了一个油腻汗湿的午后，挂扇吱吱呀呀地响，二十年前残余下来的初夏阳光从窗子里投进来，热辣辣汗津津。

这是二十年前五月二十日的汉东大学，陈海记得很清楚——关于侯亮平，他总是记得很清楚的。

这个午后，侯亮平发着低烧，说话还带了鼻音，面上却是潮红，手里捏着一杯化了一半的圣代，皱着鼻子笑：“陈海，昨儿个何轩婷说想吃这个，我替你买来了！”

“我今天没空跟她碰面，”浮在空中的陈海听见自己这么说，混杂着翻纸页的“沙沙”声，“要不你替我吃了吧。”

侯亮平的身子僵了一下，陈海记得自己当时是没能看见她脸上惨白的讪然，或是自己瞥见了，却不屑于放在心上。但这时候他却看得一清二楚——侯亮平欲张嘴，到头来却没能说出一句话；他想伸手碰碰陈海的肩，却碍于指尖融化的黏浊而最终收手，站成了极规整的模样。

亮平。

陈海的心仿佛被掷进一锅翻滚的沸水，侯亮平颤动的眼睫与视线仿佛晃动的血块，一下一下正中他的心脏。

亮平，你叫我，我自然会回头，保不准我们之间就只差了这么一眼——就让我看你一眼，至少让我明白你站在我身后。

“行吧，”陈海不知自己当初为何没能听出侯亮平话中苦涩，“就这么一杯，你真舍得让我吃？”

“怎么着，你平时不最喜欢从我嘴里抢食吗？怎么这会儿不好意思了？”

“难得你今天忍痛割爱，我能不惊讶么？”侯亮平换上爽朗的笑脸，揽住陈海的肩，却小心翼翼避开了肌肤之亲，“你跟何轩婷最近怎么样了？别老不理人家，到时候啊，到嘴的天鹅肉都飞了！”

“说谁是癞蛤蟆呢？！”陈海看见自己笑了，从那叠文件中抬起头来，拍了一把侯亮平的后腰，“诶，你今天不是请了病假么？就干这事儿去了？”

“嘿嘿，”侯亮平在陈海谴责的眼神下轻易臊红了脸，“难得为你两肋插刀，你不感动？”

“感动，我哪里敢不感动啊？”说完这句话陈海便看见自己站起身走出门去，只留侯亮平一个人在宿舍里。

他不知道侯亮平是怎么拖着发热的病体奔波二十几分钟替自己买回圣代，也不知道自己出门之后侯亮平到底是过了如何纠结的一个午后，他只记得自己回到寝室已经月上中天，窗帘子半合着，塑料似的月光盖在地上，侯亮平床上的蚊帐垂下来，压得严严实实的被褥里传出奶猫似的哼哼声，仔细听来或许还带了哭腔。

陈海记得这些事自己分明已经压置在脑后好多年不曾翻阅，没曾想竟在这样一个冗长荒诞的梦境里忆起当年事来。

他抹了抹自己的嘴角，指缝里倏忽黏上了泪；他不忍再看床上翻动的被团，合上了眼，任由身体再次漂浮起来。

陈海再睁眼，看到的是自己的婚礼。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有些记不清妻子的样貌了，执念的只是那段短暂的伉俪情深。他站在人群中，远观新禧的自己一身白西装，脸上洋溢的都是青春爱情的胶原蛋白，搂着赧然娇笑的何轩婷，意气风发向亲友敬酒。

“海子，没想到还是你先一步走进婚姻的殿堂啊！”侯亮平歪歪倒倒凑到新人面前，兴高采烈举起酒杯，“说起来嫂子还是我帮着你追到手的，你不敬我一杯？”

“这么多年兄弟，我能怠慢了你？来，喝就喝，我可不得谢谢您这位月老么！”

侯亮平听了陈海这番话，昂首一饮而尽，顺着喉咙滚下的红酒掩去了嘴边苦笑，眼角也好似有些微光：“有你这番话，我也值了！”侯亮平吹着口哨，扬起他一贯有的笑脸，跌跌撞撞又走回人群里去，

陈海见了这幅光景，心里总是有些别扭，他甚至在想，自己当时为何没能看出侯亮平因为自己一句“兄弟”而暗淡下来的脸色，还有他滚动的喉头。

这些情景陈海在恍然大悟后的这些年来反复咀嚼了无数次，从中抽丝剥茧出了千转愁肠，而今亲临其境，当然是心情复杂。

他记得不久之后侯亮平便和一名做行政工作的女孩订了婚，再不久便是结婚的消息，婚礼现场也是喧哗嘈杂，陈海却在侯亮平脸上瞥见几分颓意和释然。他也曾向自己敬酒，不过言行之间不再是同窗时的亲密无间，酒杯和酒杯之间隔着点缝隙，有如天堑，压得陈海透不过气来。

莫约就是在侯亮平婚礼之后，两人联系便少了，借由工作的托词，两人鲜少见面，电话里常聊的也都是公事。

最近可好，是否安康，何时能再打个照面？

这些话在陈海喉咙口滚了好多次，却总也找不到时机说出口。他明白了自己处在多么尴尬的一段过时的情感里：他和侯亮平就像两个错开了检票时间的旅客，他在旅程中推搡的时候，另一方早已安然若素，站在月台上等着误点的自己姗姗来迟。

而他不能追，更不敢去追，因为彼此的生活看起来都那么完整，相互贴近只会被锋利的边缘割伤手指。

所以他其实是感激丁义珍带来的这次机会，似的两人话语间还能插科打诨，让陈海还有机会听见侯亮平气急败坏地埋怨，以及话末的骄纵。

他还能看见翘脚坐在沙发椅上的侯亮平撅起的嘴，还能握住他温暖的手，还能揽住他的肩膀，还能坐在他身旁看他津津有味吃饭，还能听见他在自己耳畔撕心裂肺的吼叫，美中不足的是带了电流的滋滋声。

于是就算他此刻就站在自己的躯干边上，也丝毫没有要清醒过来的意思。

侯亮平坐在病床边上，二十年的时光过去了，他也早已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他梳着一丝不苟的背头，眼角有了仓促的细纹，可垂下眉眼来的时候却仍旧是一簇温火，在陈海面前倔强地亮着。苹果在他手指间打着转，不一会儿就顺下一道儿红白的皮，他掐着果蒂，盯着平躺在床上的陈海良久，最终放到了床头柜上。

“陈海，你不知道大学的时候我有多喜欢你。”

侯亮平叹了口气，回想起往事苦笑一声，摇摇头将水果刀插回刀鞘里。

“只可惜我们回不去了。”